

帶

51

格林卡評傳

普羅托波波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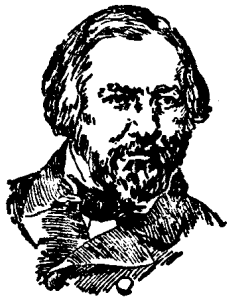


時代出版社

格林卡評傳

普羅托波波夫著

黃崇潔譯 何荊校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Вл. Протопопов

М. И. ГЛИНКА

Музгиз 1949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俄羅斯古典音樂的創始人格林卡所經歷的生活和創作道路——吸取無盡藏的民間音樂和歌曲財富，用獨特的民族風格反映出俄羅斯人民的生活，創造出不朽的歌劇「伊凡·蘇薩寧」、「露斯爾與柳德米拉」等等，歷述這些創作對於後一輩的俄羅斯作曲家和世界作曲家的影響，並評定它們在俄羅斯和世界音樂史中的地位。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鐘聲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二製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開本：787×1092 1/28 印張：2-12/28

1954年9月北京初版 1954年9月第1次印刷

1—5,560 冊 41 千字

米海依爾·伊凡諾維契·格林卡——「伊凡·蘇薩寧」、「露斯蘭與柳德米拉」、「卡瑪林斯卡雅」和其他許多偉大的音樂作品的作者，是我們祖國文化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正像普希金開闢了俄羅斯文學史和語言史的新時期、開闢了依靠人民的源泉來滋養的並和人民解放鬥爭有着緊密聯系的成熟的現實主義風格的時期一樣，格林卡也開闢了俄羅斯古典音樂藝術的新時期。他的這種音樂藝術的根源就是我國人民的歌曲創作，就是深刻地反映愛國主義思想和英雄主義思想。

格林卡曾不止一次地說：作曲家的創作基礎就是人民的音樂；創作音樂的是人民，作曲家不過把它編一下罷了。這首先就表現在格林卡本人的創作中，因此他的創作是幾世紀以來的俄羅斯民間藝術傳統的直接繼續，是俄羅斯人民音樂發展的新階段。同時，格林卡還和他的俄羅斯先輩們的創作有着緊密的聯系，因為從體裁的範圍和音樂語言的手法上看，他的早期作品和十九世紀初期俄羅斯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很相像。但是在深刻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和在人民的緊密聯系中，格林卡用自己的天才力量所創作的作品標誌着俄羅斯古典音樂的開端。格林卡成了俄羅斯古典音樂的創始人。他的音樂為人民所親近和

了解。

格林卡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音樂用獨特的民族形式反映出俄羅斯人民的生活，用深厚的愛和豐富的知識表達出俄羅斯人性格的重要特徵，並號召人民為祖國建立功勳。還在他那個時代，我們的大作家和大批評家（普希金、果戈里和別林斯基就對他的創作中的這種影響人民的力量和進步意義有過評價了。例如，別林斯基在一篇論文（一八三八年）中就曾指出他的作品優點：表現在他的歌劇「伊凡·蘇薩寧」中的「渴望在學院音樂中利用人民音樂的要素」。後來，斯塔索夫、謝洛夫和柴可夫斯基在各自的論文中也表示過同樣的意見。

到了蘇維埃時代，作為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優秀代表者之一的格林卡的意義才被破約·維·斯大林充分揭示出來，格林卡的名字被放入在俄羅斯民族的偉大活動家的行列裏了。

格林卡生活和創作的時代，就是緊接着「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以後的時代。在戰爭期間，全國人民奮起保衛祖國，抵抗拿破崙軍隊的侵略，把外國侵略者逐出國境。這次衛國戰爭顯示了俄羅斯人民的異常強大的力量，顯示了他們的民族覺悟的深度。這也反映在俄羅斯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文化和政治生活方面。在俄羅斯人民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發生了極重大的歷史事件和變革。即發生了十二月黨人的運動，「貴族革命家」的運動。

「農奴制的俄羅斯閉塞了，不活動了。只是絕少數沒有人民支持的軟弱無力的貴族在進行反抗。但貴族中的優秀人物却幫助喚醒了人民。」●普希金、果戈里、別林斯基和其他古

典作家的作品都盛極一時。格林卡的藝術就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誕生了。文化界的先進人物在向農奴制度作鬥爭。他們的目光投到在衛國戰爭中建立了無比功勳的和正在不斷地對農奴主進行鬥爭的人民身上。和人民的聯系，和人民解放鬥爭的聯系，是先進的俄羅斯文學、音樂——總之，是一切俄羅斯古典文化的主要動力。普希金和格林卡正是這樣汲取他們的作品的內容的。格林卡對音樂創作的見解，是從明確理解藝術的任務就是爲人民服務的一種形式上面產生出來的。他的優秀的作品裏所體現的也正是這種見解。

格林卡的創作，是在對宮庭貴族的音樂藝術見解經常進行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受到了當時俄羅斯進步人士的極大歡迎。格林卡以極大的正確的信念和意識堅持了自己的原則，並把這些原則體現到永遠成爲俄羅斯的進步、民主的音樂藝術典範的創作中去。

俄羅斯古典音樂的創始人格林卡指出了俄羅斯音樂進一步發展的道路。「強力集團」把「格林卡和人民性」這句話當作自己的旗幟。柴可夫斯基和俄羅斯其他作曲家以及文化工作者都曾給格林卡以極高的評價。「藝術家格林卡」——高爾基曾經這樣親熱地稱呼他。格林卡的音樂所以具有這樣大的意義，只因爲它的內容是和人民的生活緊密聯系着的，並且它是以高度完善的藝術體現了這種生活。格林卡由於他的作品的鮮明的民族性和高度的思想性，而成爲一位不僅在俄羅斯音樂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音樂文化史上都佔有最顯要

的地位的作曲家。

格林卡在一八〇四年五月二十日（新曆六月一日）生於斯摩稜斯克省葉里尼城附近的諾沃斯克村的一個地主家庭裏。格林卡在幼年時代是由祖母撫養的。祖母非常溺愛他，大半的時間都把他關在房間裏，很少讓他到空氣新鮮的地方去。正像格林卡自己所說的，結果使他這個天生神經質的孩子感染了更多的神經病的素質，以致他在成年時代常常受到這種病症的痛苦。小格林卡很早就表現出對聲音的喜愛；他會靈活地在銅盆上摹仿敲鐘的聲音。

生活條件促使格林卡的音樂才能得到發展，並且一年比一年發展得更快。祖母死後，六歲的格林卡就交由他的父母撫養。

諾沃斯克村是一片典型的世襲領地，那兒的整個生活都是按照當時一般的方式來安排的。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幾乎都是農奴用手來生產的。格林卡的妹妹柳德米拉·伊凡諾夫娜·舍斯塔柯娃在她那篇有趣的回憶錄「格林卡的過去和他的父母」中，就曾經生動而詳細地講到這些情形。

格林卡八歲的時候，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開始了。格林卡的家庭暫時遷到奧勒爾去了。後來，斯摩稜辛那的戰爭結束以後，就又搬回到諾沃斯克村。格林卡在這裏看到了敵人侵略所留下來的新鮮的痕跡，當然也從戰爭的目擊者那裏聽到了俄羅斯士兵和游擊

隊的英雄功績，他們把法國侵略者趕出了俄羅斯國境。那些日子的深刻的印象自然保留在善感的格林卡的記憶裏，後來就成爲他創作英雄的歌劇「伊凡·蘇薩寧」的形象時的源泉之一。

格林卡的舅父阿發納西耶·安德列維契那裏的農奴音樂家們所組成的樂隊——常常在節日或家庭紀念日到諾沃斯巴斯克村去（舅父的田莊距諾沃斯巴斯克村有幾俄里遠）——對格林卡的音樂才能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音樂對少年格林卡的影響很大，以致他變得精神恍惚，終日沉緬在音樂的感受裏。「音樂就是我的靈魂，」——少年格林卡有一次曾經這樣回答人們對他的漫不經心的責難。事實上確是這樣：音樂迷住了這位未來的作曲家了。

格林卡所喜愛的是哪一種音樂呢？

格林卡的舅父的樂隊經常演奏俄羅斯民歌和簡單的變奏曲。那些歌曲給了格林卡以深刻的印象。格林卡在自己的「札記」裏也說道，他在兒童時代所聽到的民歌對他後來的創作活動起了一定的影響：「……這些憂鬱而柔和的，但是很容易使我聽懂的聲音，我是非常喜愛的……可能我在幼年時代所聽到的那些民歌多半都成了我後來編寫俄羅斯人民歌曲的主要根據。」

● 參看卡恩——諾維柯娃所寫的一篇寶貴的短文「格林卡和一八一二年」。『蘇維埃音樂』，論文集第六集，音樂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出版。

在格林卡舅父的樂隊的演奏節目中，也有古典歌劇的序曲、交響樂曲以及各種日常生活的舞蹈曲子。格林卡以極大的興趣吸取了所有這些音樂給予他的影響。

格林卡從十一歲起，就在從彼得堡請來的家庭教師那裏開始學習演奏鋼琴和一些普通科目，此外還在一個農奴提琴家那裏練習提琴。

一八一七年冬天格林卡被帶到彼得堡。從一八一八年起，他便被送入教育學院本部的寄宿學校。

在這裏，格林卡的父親所關心的也是要使自己兒子的音樂課不致中斷，因此格林卡在寄宿學校的幾年學習期中，鋼琴和提琴的演奏都在不斷地進步；另外他還學習了一些音樂理論課。正如格林卡自己所說，他的三門鋼琴課都是在當時彼得堡著名的鋼琴家和提琴家費利德那裏學習的。（費利德遷到莫斯科以後，音樂課就馬上停止了；一八三七年費利德在莫斯科逝世。）後來格林卡在馬耶爾那裏就學最長久，正如他在自己的「札記」中所寫的，從那時起馬耶爾就成了他的好朋友。

彼得堡的歌劇院、音樂會和當時經常舉行的各種家庭音樂演奏會給格林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格林卡在「札記」裏列舉他所聽過的歌劇，但沒有提到關於卡沃斯的「伊凡·蘇薩寧」（一八一五年初次上演）。不過完全可以肯定他也聽過這個歌劇，因為這個歌劇正是他在寄宿學校時代所上演的最受歡迎的歌劇之一。他最初嘗試作曲是當他在寄宿學校學習的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曲子都是變奏曲；變奏這種形式是格林卡在諾沃斯

巴斯克村最初接觸音樂時就很熟悉的，而且在他成熟時期的作品中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暑假期中，格林卡就到父親的莊園去，孜孜不倦地學習音樂，不是練習彈鋼琴就是到舅父的樂隊裏去演奏。樂隊的曲目有了極大的補充，但俄羅斯民歌依然是主要的曲目。

一八二二年格林卡從學校畢業，在那一年七月三日的畢業晚會上他演奏了休默爾的鋼琴曲。這次演奏證明格林卡的鋼琴技術是造詣很深的。（恰巧作曲者休默爾在一八二二年時也在彼得堡，他絕口稱贊格林卡的演奏技術。）老實說，格林卡在彼得堡的聲望是從這次鋼琴演奏開始的，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再談。

格林卡聽從父親的勸告，在一八二三年春天到高加索去休養，並在那裏度過整整的一個夏天。這次旅行對格林卡的健康並沒有多大的好處，可是高加索的大自然、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藝術却給格林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為格林卡後來創作具有東方風格的「露斯蘭與柳德米拉」的形象時的源泉之一。

格林卡回到諾沃斯克村後，繼續有系統地學習音樂，並親自領導他舅父的農奴樂隊，跟他們一起學習各種歌曲，使演奏技術達到明白、清楚的地步。這種實際工作給了格林卡很多管絃樂方面的知識，也成了格林卡最初在管絃樂方面進行創作的一個動力，特別是一八二四年所寫的管絃樂 *Andante* 和 *Rondo* 以及未完成的交響樂。這些都還是不成熟的樂曲，是他的處女作。但是出色的是格林卡把俄羅斯民歌——「在牧場裏」、變奏曲「花園裏，還是菜園裏」等等作為他的曲調的基礎，並用變奏的方法使它們發展起來。毫無

疑問，這是由於他對人民和人民藝術接近的結果（格林卡依靠那個農村樂隊來演奏自己的作品是很可能的）。後來格林卡自己曾指出他的這些和其他一些以俄羅斯歌謠為基礎的早期作品的意義。他在一八四六年正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之間寫的信上說：「……我年輕時對俄羅斯人民音樂的研究，引導我寫出『為王而生』和『羅斯蘭』的曲子。」由這個樂隊所獲得的實際知識對他成熟時期的作品有極大的幫助：格林卡是最卓越的管絃樂大師之一，這是所有懂得他的音樂的人一致承認的。

格林卡的第一個聲樂曲子——抒情歌「我的豎琴」（巴嚇都林作詞）是在一八二四年創作的。這是格林卡進交通部任職以後在彼得堡寫的（格林卡於一八二四年春天遷到那裏）。早期作品中的出色的一首抒情歌是「不要誘惑我」（巴拉登斯基作詞）。它樸素而真實，沒有傷感主義的陰影，但表現出憂愁的情緒；它的優美的伴奏的低沉音調，就是主要的表現手法。這首抒情歌的音樂的純樸性使它成爲人民最喜愛的作品之一。

職業並沒有使格林卡受到拘束（他連續任職好幾年），反而使他有了繼續研究音樂的資金；此外，經過同事們的介紹，格林卡還認識了許多新的朋友，他們對格林卡的天才的發展給了極大的幫助。他參加各種業餘小組，練習鋼琴二重奏和聲樂小組的二重唱，或參加其他合唱隊；在這期間，他開始在一個意大利歌唱家貝洛里那裏學習唱歌。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爆發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這一偉大事件給了格林卡以極深刻的印象；這是因爲他認識許多起義的參加者（例如裘赫里伯克，是他的老師，同時又是他

的遠親）。關於十二月黨人，雖然他在「札記」裏只淡淡地提到過，但它仍然暗示出格林卡跟秘密團體的活動家們保持着很緊密的聯系；雖然格林卡沒有參加他們的組織，但他對十二月黨人的同情是無疑的。起義時，他曾經在元老院廣場上。起義後，他馬上到鄉下去，在一八二六年五月他又回到彼得堡。關於這一切，詳細情形暫時還沒有人知道。

後來幾年，直到出國的那一年（一八三〇年）為止，格林卡都過着極緊張的生活：作曲、演奏、聽音樂。格林卡的交際範圍不斷地擴大了。他認識了普希金、格列波也多夫、茹可夫斯基和捷里維格，不用說，也認識了許多音樂、詩歌和其他藝術方面的愛好者。其實他認識普希金還是在求學時代，在普希金去訪問他的和格林卡在寄宿學校同學的弟弟列夫·謝爾格也維奇的時候。但他們的交往大約是在一八二七年和以後幾年裏才更加密切起來的。從格林卡的「札記」中可以知道，格列波也多夫（他也是優秀的音樂演奏家和作曲家）曾經轉給格林卡一首有格魯吉亞旋律的普希金的詩「不要在我面前歌唱吧，我的美人兒！」格林卡爲它作了曲子。格林卡和普希金的合作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沒有停止過。人們都知道，普希金給格林卡的一首未付印的詩「伊涅季里雅，我在這兒！」格林卡也爲它（一八三四年）配了曲子——這是我們抒情歌中的一顆珍珠。（當詩人在世的時候，這首詩僅在格林卡的抒情歌的樂譜中印出過。）

格林卡和普希金的妹妹奧遼加·謝爾格也芙娜的丈夫巴夫里舍夫也是親密的朋友，他們在一八二九年共同出版了「抒情歌集」，其中包含格林卡所作的許多聲樂曲子和鋼琴曲

譜。

格林卡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為他是一個卓越的鋼琴家和即興演奏者，而與他同時代的人在後來談到他時，則認為他「創作比演奏還好，雖然演奏也很熟練」（摘自A·H·烏里伏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記）。的確，格林卡的創作精力漸漸地從演奏轉到作曲了。關於格林卡和A·H·科倫（普希金曾經獻給她一首後來格林卡配了曲子的出色的詩「我記那得美妙的一那利」）結識經過的描寫是很有趣的，科倫在回憶錄中曾經表達了她對格林卡的演奏的印象。下面就是一八二六年科倫寫的回憶錄裏的幾段：

「當格林卡的光輝的即興演奏的音響發出來的時候，我的驚奇和狂喜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很難加以描述。雖然我也參加過費利德和許多著名音樂家的演奏會，但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聲音；我從來沒有聽過誰彈出這樣優美的完全沒有木鍵響的聲音！

「格林卡的輕巧的手一接觸到鍵子就發出了聲音。他是那樣純熟地掌握樂器，以致能夠準確地表達出他所要表達的一切，在他纖細的手指下發出來的鍵子的聲音是人們不可能不了解的。

「他在一個晚會上先演奏巴森唱的烏克蘭民歌的曲調，然後用出色的、引人入勝的手法演奏這個曲調的美妙的變奏曲。這一切都演奏得出奇的好。在即興演奏的聲音裏，我聽到民間曲調和僅只格林卡所特有的柔情、輕快的歡樂和憂鬱的感情。我們聽它，生怕受攪擾，聽完之後還是長久地陷入奇妙的昏迷的境地。」

聲樂的抒情歌——情歌和歌謠在格林卡的作品中佔着很大的位置。除了上面提到的抒情歌「不要誘惑我」之外，格林卡在一八二五到一八三〇年間的作品有：「月亮照在墓地上」、「貧窮的歌手」（茹可夫斯基作詞）、「痛苦，我痛苦，美麗的少女」（柯爾薩克作詞）、「心的回憶」（巴丘希可夫作詞）、「你說吧，爲什麼？」（果李村作詞）以及其他許多作品。格林卡的抒情歌是一種日記；他用真摯的曲調和簡單的伴奏傳達出思想和感情。格林卡的抒情歌十分接近於當時俄羅斯社會的抒情歌，這些曲子常常在家庭演奏會上演奏。因爲思想和形式都很樸素而且明白，所以能爲廣大聽衆所接受，因此也早已成爲人民所喜愛的東西。

格林卡除了創作聲樂作品以外，還寫過器樂作品，它們和抒情歌一樣，具有當時的風格和特徵。

格林卡在他的「札記」中詳細地描寫他在彼得堡所參加的各種音樂活動（普希金在一八二八年九月一日的信中也曾提到過），黑河上的小夜曲的演奏、音樂愛好者的演奏會和歌劇片斷演奏等——這些活動表現出這位青年作曲家的旺盛的精力。對於我們，重要的是這種精力表現在音樂演奏的形式中——這應當是使他的才能和技藝達到完善地步的道路。格林卡去芬蘭的一次旅行（和捷里維格、科倫等同去）使他搜集到未來的芬蘭民謠的曲調（在歌劇「露斯蘭與柳德米拉」中），那是他從芬蘭一個趕車人的口中筆錄下來的。

格林卡在一八二九年秋天得了重病之後（在前幾年他也常常生病），就搬到鄉下去

住，直到一八三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醫生的勸告下父親准許他到國外去時爲止。

格林卡這次旅行是和一個男高音歌唱家伊凡諾夫同行的，而伊凡諾夫後來就沒有再回到俄羅斯。格林卡在國外住了大約四年。他旅行的目的地是意大利，順路到過德國和瑞士。

格林卡在國外從歌劇、戲劇和美術方面吸收了各種各樣的印象。他研究古典音樂，跟意大利的老師們學習歌唱；同時他還用意大利的風格來進行音樂創作。這就是根據意大利的歌劇和其他作品的題材寫成的抒情曲、獨唱曲和變奏曲。對格林卡來說，這些工作的重要性的在於制定聲樂體裁和旋律發展的技巧，因爲格林卡並沒有把真正的靈感放在這上面。但是意大利人非常贊賞格林卡的作品（其中有些曾經在意大利出版過），把他和當時意大利的著名作曲家白里尼和多尼西蒂並列在一起，而在多音部的技巧方面甚至高過於他們。格林卡在國外住了幾年以後，一心想回祖國，因爲他懷念着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他產生了以俄羅斯爲題材的創作計劃，他很想用自己的創作才能來發展人民音樂藝術，他惦记着彼得堡歌劇院的工作。這一切我們可以從和格林卡同時到意大利去的一些旅行者的回憶錄和書信中看出來。但對這一切講得最明白的還是格林卡自己的「札記」。

「我所寫的那些惹得米蘭的居民們喜歡的、裝幀得很漂亮的『青年的回憶』，只能使我確信我所走的不是自己的道路，我實實在在不想成爲一個意大利人。對祖國的懷念，逐漸引導我按俄羅斯的方式來寫作。」

這是完整的創作計劃和偉大作曲家的遺訓——和人民緊密地聯系起來，為人民而生活和工作，並成為藝術上的真誠的人。格林卡正因為執行了自己的這些主要的要求，才在音樂創作上獲得了這樣的成就，以致他的名字永垂不朽，成為俄羅斯民族文化史上出色的活動家之一。

格林卡在意大利寫的許多著名的抒情歌之一——「威尼斯之夜」（考茲洛夫作詞）是反映他對意大利印象的一幅精緻的縮圖。在這首歌裏，他也沒有仿效或借用意大利的曲調——格林卡依然是獨創的俄羅斯的作曲家。

格林卡從意大利回俄羅斯（一八三三年七月）的途中，曾經在維也納逗留過，後來又曾停留在柏林。在柏林他曾經向西格弗里德·鄧——「歐洲頭等的音樂魔術家」（依照格林卡的說法）——學習過作曲。長時期來人們都以為彷彿是西格弗里德·鄧把一知半解的格林卡變成了音樂巨匠的格林卡。其實這樣的觀點是不符合於實際的——只要想一想：意大利人已經很公平地把格林卡看得高於他們本國的大作曲家，這就是說他的藝術成就是很高的。假若沒有這些評價也一樣可以明白，格林卡十多年來都是認真地從事作曲，很好地掌

● 格林卡在寄宿學校的一位同學——普希金的朋友索波列夫斯基在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從意大利寄來的一封信中證明了這一點：「他（格林卡）在意大利出版的作品受到很高的評價，他回國後會有很多音樂方面的計劃。你不妨到雜誌上去頌揚一番。里柯爾第告訴我，他認為格林卡和白里尼、多尼西蒂一樣，而在對位法上他比他們更博學。宜揚吧！因為將來對他是有益的，而在我們聽來也是甜蜜的。」（「俄羅斯文庫」，第五〇九頁，一九〇九年出版。）

握管絃樂和重要的音樂形式，他早已是一個成熟的藝術家了，鄧不過是使格林卡實際上知道的音樂創作方法納入系統。關於格林卡和鄧在一起的工作，格林卡在「札記」中這樣寫道：「他把我現有的知識做了整理。」格林卡經過鄧認識了亨德爾的作品和直到那時他還不知道的其他古典的作品，這也是很重要的。

格林卡在意大利時提出的創作計劃是很模糊的，而現在已經成熟了。他抱定目的要寫一部帶有鮮明的民族音樂風格的俄羅斯題材的歌劇。「我想我也能够給我們的劇院寫出大型的作品來，……主要的是題材的選擇。無論如何，這種題材將是完全民族性的。不僅題材是如此，音樂也是如此：我要使我的親愛的同胞們在這裏也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要使我在國外不被當做一個暴發戶，一個傲慢的人，像插上孔雀羽毛的烏鴉一樣。」（一八三四年一月格林卡給一個不知名的C·T·的信。）

格林卡是多麼嚴肅地談到他作為一個民族作曲家的任務！在這些話裏，表現了他對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同時在這裏還對當時俄羅斯歌劇藝術的情況也作了評價，因為當時在俄羅斯舞台上演出的主要是外國歌劇。

值得注意的是，格林卡把歌劇看作為音樂作品的一種最好的形式；正是歌劇，使音樂、管絃樂和戲劇藝術形式結合起來，它可以用最大的力量去體現當時已經激動格林卡的具有民族的、英雄的特質的思想。

在實現俄羅斯歌劇構思的道路上，安放著格林卡在柏林逗留時期所創作的兩部很大的